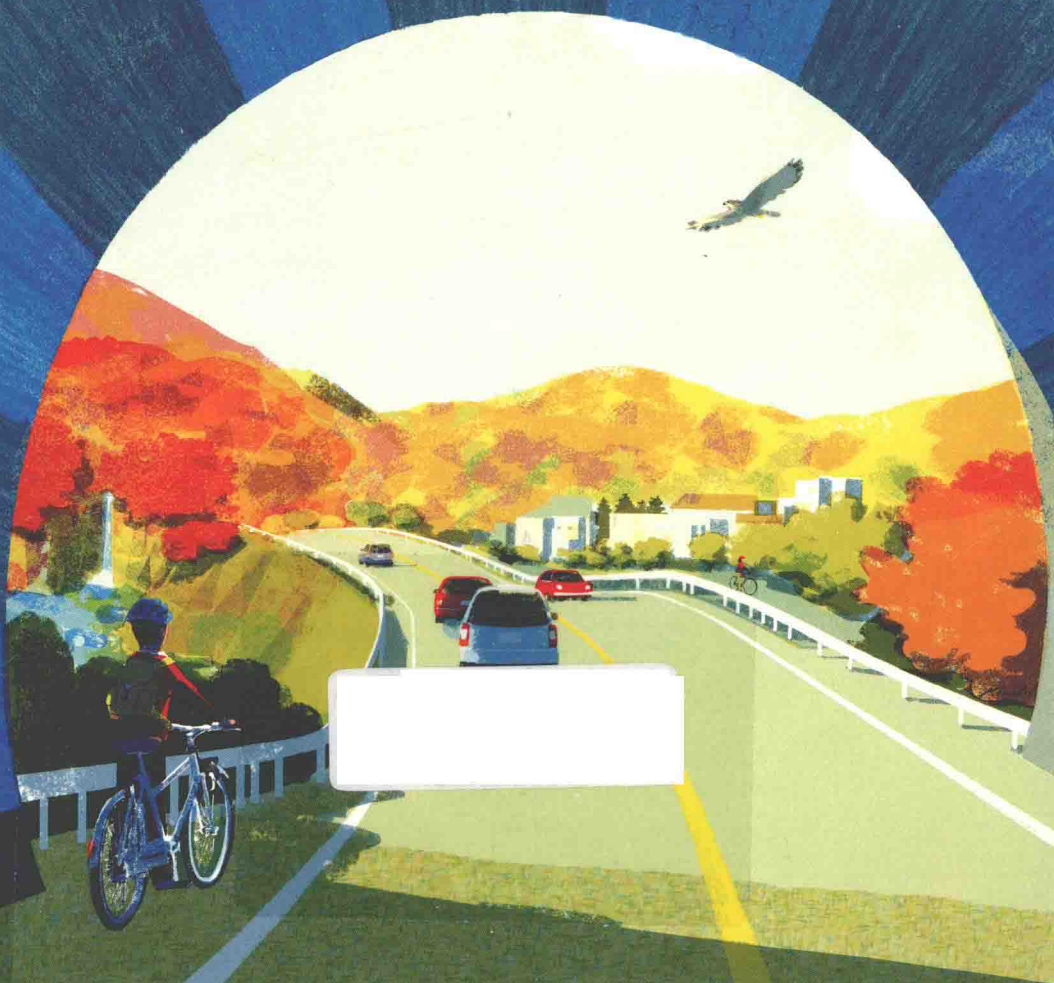


# 一遍老爷

朱川湊人

只要你温柔细腻，  
就一定会被朱川湊人打动



何奕欣 译

『いっぺんさん』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一遍老爷

[日]朱川湊人 著

何奕欣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遍老爷 / (日) 朱川湊人著; 何奕欣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5

ISBN 978-7-5502-2965-5

I. ①一… II. ①朱… ②何…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874号

---

IPPEN SAN by Minato Shukawa

Copyright Minato Shukaw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Cov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Tatsuro Kiuchi 2014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2752

一遍老爷

作者: [日]朱川湊人

译者: 何奕欣

责任编辑: 徐秀琴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 王予润 朱双南

封面设计: 陈昭

版式设计: 陈宇婕

责任校对: 曹振民 张新元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8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9.75印张

ISBN 978-7-5502-2965-5

定价: 32.00元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府)

一遍老爷

いっぺんさん



如今，它想必早已不在了吧——将近三十年前，跟朋友阿静一道，我蹬着自行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不知多久才终于寻到的那间小祠堂。

那个比操场一角的百叶箱还小的祠堂，悄然蜷缩在白天都略显阴暗的树林里，大半边都被繁茂的枝叶遮掩住了。倘非阿静眼尖，只怕我们就会一无所获地和它擦身而过。

看来那便是此行要找的祠堂了，我们不禁相视一笑。那个瞬间，拼命蹬车数小时后屁股的酸痛，暴露在寒风中早已冻僵的双手的麻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样一来，阿静的愿望便能实现了，才小学四年级的我如此单纯地相信着。

那个小祠堂所供奉着的，乃是如果只许愿一次便不论什么愿望都能替你实现的“一遍老爷”。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奇妙的神，是某个周六的傍晚，快要开饭之际。

“您说，最最灵验的神社在哪里啊？”我一面帮忙叠着准备放进蒸笼的毛巾，一面向奶奶打听道。

“你说的灵验，就是能实现愿望的意思喽？”奶奶哄着跟屁虫似的黏过来的弟弟，对我微笑道，“那样的话，就非‘一遍老爷’莫属了。是奶奶从前住的那个村子里头一个很小的神社哦。”

虽说我家在大山脚下的小城镇里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奶奶从前却是住在山那边较偏远的袴须村。据说那里过去也曾人丁兴旺，但战后日渐冷清，最终成了片荒无人烟的僻壤。于是，在爷爷去世而我有如新旧交替般出生之际，奶奶离开那座村庄来到城里，和我们一同住了。

所以，我虽然知道村庄的名字，却一次都没去过。

“一遍老爷，真是个古怪的名字哎。”

我对这名字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听上去感觉就挺灵验的。

“不管什么愿望，如果只许一次，就一定能够实现。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呢！”

“真的不管什么愿望都行？”

“只要是袴须的人，他肯定都会保佑的。只是许了个愿，便有人炒股赚了大钱，就连患上了医生都觉得无药可救的重病，都能奇迹般康复……可了不起啦，一遍老爷。嗯，大概只有让人死

而复生是办不到的吧。”奶奶用多少有些自豪的口吻说道。

当时我便想，这就是我要找的神社！总之，我觉得，要想实现阿静的愿望，除了求神就再没别的可能了。

紧接着的那个周日，在我们的秘密基地跟阿静碰头后，我立刻向他讲了这件事。

税务局的围墙后面有个大大的净化槽，槽底略有空隙，足够小孩子趴着通行。爬过那块区域后，便是个只要盘膝而坐就不会撞头的空间，那里正是我俩的秘密基地。在那个基地里，我们曾脸贴着脸一同偷偷欣赏捡来的黄色漫画，更曾兴奋不已地点燃从父亲那里昧下的香烟，初次体验了抽烟的滋味——虽然被呛得死去活来，以至于再也没敢尝试。

“骗人的吧。真能什么愿望都满足？我可不信。”听了我的话，阿静眨巴着他那双渗着眼屎的眼睛说道。已然折去半截的门牙从他咧着的嘴里露了出来，让那张绝对谈不上机灵的脸越发显得傻里傻气。

“因为啊，你想嘛，如果什么愿望都能帮着实现的话，那个村子就不会萧条到变成荒村了呀。肯定会有谁去祈求让村子重新热闹起来的吧。”

阿静这家伙，功课差得可以，挑刺的本领倒是一流。实际上，我听奶奶讲述之时亦曾有过这个疑问，所以现下只要照搬奶奶的话来解答就行了。

“那是因为，能实现愿望的次数只有一次呀。大家都把这唯



一的机会用在了自己身上。而且，许愿通常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嘛。”

“呼，是这样啊。我果然还是……不太能相信。”

秘密基地里有个捡来作为摆设的破闹钟，阿静一面刷刷转着它的指针，一面笑了起来。的确，我能理解他的感受。能且仅能实现一个任意愿望的神仙——就算是只有十岁的孩子，也不会立刻相信这种好事的吧。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也会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如果真的不信，那就算了呗。我可是专程为了阿静才去打听来的。”

我一做出恼火的样子，阿静就慌忙圆场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那个事，除了求神，确实是没有别的法子了。谢谢你，小宇！”

阿静像往常那样伸出手来，向上摊开手掌；而我则握起拳头，“砰”一下击中他的掌心。接着，我又伸出手去，让阿静用拳头捶在我摊开的手掌上。这是我俩惯用的招呼方式，用来代替握手。

“所以嘛，等放了寒假，我们去那里求一次试试如何？反正就算不灵，也没什么损失；但万一灵验的话，就是意外收获了呢！”

“可是袴须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去哟。现在肯定连经过那里的巴士线路都没有了吧？”

“你傻啊，这还用问！当然是骑自行车喽！”

“骑自行车……那得骑多远吧？”

“有什么嘛，要是花这点力气就能实现愿望，不是很值得吗？”

如今回想起来，确实蛮不靠谱的。

然而，所谓少年便是如此，总觉得只要有一辆自行车，就能走遍天涯海角，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何况我在差不多一个月前，才刚得到了一辆新车。那是一辆配备十挡变速齿轮和山地车把手的越野自行车。我向父母软磨硬泡数月之久，才终于在生日那天得到了它。说真的，当时在我心里，想要借此机会测试爱车性能的想法反而占了更大的比重。

阿静却不知道我的那点心思，听罢已满怀感激地眨起了眼睛。没想到外表看来粗枝大叶的他，竟是那样一个容易感动的人。

“谢谢你，小宇！果然有朋友就是幸福啊！”

虽然这话着实让我有些愧疚，不过，期盼阿静梦想成真的想法，在我的内心深处毕竟还是存在着的。

一言以蔽之，阿静就是个笨蛋。

这样评价倒不是说他学习有多差劲（好吧，确实也蛮差劲的），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实在傻得可以。他不但是班上的落东西大王，还是个在留校反省名单上天天留名的问题学生。不说别的，安分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他总喜欢做出莫名其

妙的举动，或是开些极端无聊的玩笑，闹得四周不得安宁，更有一项独门“绝活”——将竖笛吹孔插进门牙缺口，再将它垂挂下来——使他荣膺包揽全班笑料的小丑。如此一来，“静夫”这名字自是显得额外讽刺，时常成为遭人揶揄的对象。

而我，虽然并不冒尖，却也算是个中规中矩的孩子。也不知怎的，我同阿静特别投缘。从小学入学被分在同一个班开始至今，我俩几乎每天都泡在一起。身材高瘦的我和略显矮胖的他，甚至被冠上了“铅笔杆与橡皮擦”组合的称号，我却一点不觉厌恶。

话说回来，对我和阿静的这份“兄弟情深”，家里人其实并不乐意。

阿静的父亲是镇上有名的惹是生非之徒，闹起来无法无天，暴躁易怒的性情远近闻名。阿静那颗只剩半截的门牙正是这位父亲的杰作。会使那么大的劲打一个才十岁孩子的脸——仅凭这点，就能看出那是个怎样的人吧。

我也曾在车站附近的商业街上，撞见过阿静的父亲与人斗殴的场面。他明明算不上人高马大，可就算两名巡警合力摁压，也难以将其制伏。他简直就像一头狰狞的野兽，确实，让人只想敬而远之。

即便在家，情况仍是如此。阿静时常抱怨说，老爸每周至少撒疯一次。由于丈夫不务正业，他母亲只好天天在烤肉店摸黑打工，以此维持家计。而这一点，有时竟也会成为他们夫妻争吵的

起因。虽曾听他讲起过这些，当时的我却说什么也无法理解为何会变成那样。总之，他家与我家相比，便是一个暗无天日、令人极其厌恶的地方。

“昨天晚上，我爸又打我妈了……弟弟妹妹都哇哇大哭，想看的电视也没看成呢。”

我记不得有多少次从阿静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每次听他倒苦水，我都会对自己家庭的普通满怀感激，说来着实有些可悲。

然而，那样的阿静真正开始苦恼，却是那年秋天的事。

“小宇，等你长大了，打算当什么？”

当时，我们好像是玩了一整天的三角垒<sup>①</sup>吧，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山那边的太阳正渐渐下沉，天空被染上一层淡淡的朱红。

“我嘛，要是能当上职业棒球运动员就好了。唉，不过应该没戏吧。”虽然没太当真，但也没有别的什么想做的，所以我给出了那样的回答。

“才不会呢，小宇，你棒球不是打得蛮好嘛。”

阿静这么说着，声音竟一反常态地有些消沉。于是我意识到了，他有心事。

“小宇，这事你绝不能跟任何人说哦。”当走到能望见我家理发店的那条街的街口时，阿静忽然停下了脚步，郑重其事地说道。面对这不同寻常的氛围，我也做出格外认真的表情向他点了

---

<sup>①</sup> 一种孩子玩的棒球游戏，内场呈三角形，没有二垒，适合活动空间较小、人员较少的场合。

点头。

“你说……父母里有人坐过牢的话，孩子就不能当警察，这是真的吗？”

“哎？没那回事吧？”

“可是，前不久我看了一部电视剧，里面就那么说的！”

我知道，阿静向往成为一名骑着白摩托<sup>①</sup>的警察。从很小那会儿起，我就一直听他反复诉说着这个理想。

“你爸他，进过监狱吗？”

只见阿静以强忍腹痛般的艰难神色，微微点头道：“说是年轻的时候插了人，蹲过几年牢房。”

要说他那个父亲，确实像有前科的样子。

“果然还是……没戏了吧？”

我无言以对。

如果电视剧里都那么说了，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但这样的话又怎么可能说得出口。

“那又有什么关系嘛！前阵子，老师不是说过吗？在日本，不论是谁，都可以从事喜爱的工作。”我忽然想起某日班主任老师为我们讲解《日本宪法》时说的话，“像那样带有歧视的做法是违背宪法精神的。”

“可是……现实中，不是都会有那种警员资格考试的吗？到

---

① 日本警界主要用于交通管理的摩托车，车身以白漆涂抹，配有执勤所需的各种装备。

时候，肯定会对我的家庭出身作调查的吧……”

确实是那么回事。父亲曾经坐牢的事实，很可能会成为一项重大的不利因素。

“我……是不是成不了骑白摩托的巡警了……”

“不是说了没那回事嘛。没关系的啦，绝对！”

我看着阿静一脸颓丧的模样，万般无奈地丢出了那样不负责任的话。

事后，我装作不经意地向父母打听了那个说法。结果是，虽然他们都不清楚确切规定，但“应该很难吧……”的回答却如出一辙。

那样的话，阿静就太可怜了。

当老子的过去坐过牢也好，没坐过牢也好，那跟阿静有什么关系！阿静是无辜的！父母归父母，子女归子女啊！

然而与此同时，哪怕是年仅十岁的我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像理想中那样平等和公平。也许，就算没有明文规定，那种家庭的孩子，果然还是会被警界拒之门外吧。

我开始思考，要怎样才能让阿静实现梦想。这便是为什么我要从奶奶那里打听一遍老爷的事。

## 02

实际出发的日子，大约是在寒假的第三天。

我跟家里人说要去钓鱼，一大早就出了门。阿静骑来了一辆又大又破、锈迹斑斑的老式自行车，像是面店伙计或是送报纸的人才骑的那种。踏脚每次上下都伴随着老牛喘气般的响声，看来非常不适宜长途跋涉。

“小宇，那个一遍老爷到底在什么地方，你晓得吗？”

临出发前我被问了这样的问题。由于根本没去过，我只能含糊其辞地应对过去。虽然向奶奶问到了大致方位，可也谈不上有确切把握。反正我认为，只要到了袴须就能找到那里。

“总之，出发、出发！”

我伸手握住阿静的拳头，继而握拳捶在他摊开的手掌上。就这样，迎着腊月的寒风，我们开始了小小的远行。

多年后的今天，在记忆中的那次探险之旅，仍然闪烁着美丽而温暖的光。

我们不知疲倦地踩着踏脚，也不知道前面究竟还有多少路要赶，或许从地图上查到的直线距离并没有想象中漫长，也是让我们感到轻松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实际上，那却是一段堪称艰辛的旅程。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行进在陡峭的山路上。要是换作现在，身为成年人的我，决不会尝试骑车挑战相同的线路。那实在是一项只有小孩才能完成的行为艺术。

在镇上的那段路，可说是畅快淋漓。虽然身后不时传来阿静那辆破自行车的声音，很有些刺耳，但我听着听着，便开始和着那个节奏踩起了踏脚，仿佛正在跟阿静骑着同一辆车，不由得乐在其中。

一进到山里，可就够呛了。那边的温度比镇上低了许多，阵阵寒风刮过没有遮掩的皮肤，感觉就像是空气里混杂着无数细小的玻璃碴子。我和阿静都只穿着薄薄的夹克外套，自然在寒气中饱受了磨难。

途中，我们在一个带顶的小型公交车站稍事停顿，坐在长凳上吃了从家里带来的食物。经过那个站的线路早已废止，公交站牌上锈迹斑斑，就连有些什么站也看不清了。

“出门在外，真是吃什么都香啊！”阿静一面这么说着，一面吃着铝制饭盒里只裹了一层海苔、浇了点酱油的白米饭团。他说因为不好意思叫醒工作到深夜的母亲，就自己做了那些饭团。

“对了……我打算许愿当上骑白摩托的警察。小宇呢？打算



许什么愿呀？”

姑且就许愿当上职业棒球运动员吧，不过说实在的，我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要是许愿当奥特曼又会怎样——甚至连这一类的念头我都动过。事实上，当时的我，既没有清晰的理想也没有明确的希望。

于是，我再次给出了含糊其辞的答案。阿静一听，脸上却现出了颇为伤感的神色。

“小宇就好了……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求神呢。”

“嘁，真贪心啊。什么愿望哪？”

“告诉你也没关系，不准笑噢。”见我点了头，阿静便一脸害羞地小声说道，“我想，早点长大成人。”

“为什么？”

“你想嘛，如果成了大人的话，老爸乱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能保护老妈和弟弟妹妹了吗？所以，我想早点长大。”

我本已准备好了，要是个奇怪的愿望，就毫不留情地笑话他一番。可是听了他的话，我唯有沉默。他一定是痛入骨髓地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孩子的无力，那是像我这样平常常常地生活着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

愣愣地望着母亲为我做的午饭，我陷入了思考。

“那样的话，把这两个愿望合成一句说出来，怎么样？也就是——请让我早点长大，成为一名骑白摩托的警察。这样一来，不就正好只是一遍吗？”